

滕縣漢石畫記

王 襄

漢世石畫，昔不多有，傳古家所著錄，概彙附于碑。碑，書學也。書畫二者，旨趣似通而實不同，允宜分立，勒爲專書，樹畫學範軌。近年石畫發現有加，如路公食堂，永建食堂，郭巨石室，武梁石室，朱鮪石室，南武陽功曹闕，高頤闕，嵩山三闕，端氏藏文叔陽食堂石，陽三老食堂石，陳氏藏君車石，張氏藏李夫人靈第石，澠池摩崖之五瑞，柳敏碑陰之牛首銜環，張遷碑之四面蟠螭，及各碑上額下趺，舞鳳踞虎，伏獸飛龍，凡茲石畫，總其匯歸，數殆盈千。洛陽龔出墓磚，所印人物故實，與石畫近，是一家法乳。若歷代后相陵墓，列前之翁仲獅象，驃騎之山塚，昭陵之石駿，宜亟圖仿撫，永其傳命。佛學興而教流雜，龍門雲崗，開山鑿壁，廣脩佛窟，至今法相莊嚴，其范金鑲石各態像，佛教之釋迦，道教之天尊，或委之僻宇荒原，或爲臧家供奉，歷年悠久，終慮散亡。六朝李唐，梵宮神祠，巍存西域，四壁之丹青，藻井之春常，多喬答摩太子本生故事，乃佛家聖典，爲靈鷲舍衛，兩地所無。列陳五事，均與石畫相關。應博採審收，備其附庸。使人致惜者，天問之楚宮，漢之麒麟雲臺，唐之凌煙，古畫師慘淡經營之妙，盡已圯敗。他如秦皇之金寫長狄，漢武之迎風靈鳳，承露僊人，匈奴之休屠範偶。一代巧工之作，無地搜求，文在史冊，動人思古之情而已。中國之畫，創始于鑄金，中衍爲刻石，勝極于豪素。蓋刀削之刻劃，與柔豪

之揮灑，時代雖殊，事固同然。畫至近代，有南宗、北宗、寫實、寫意、素描、諸派。徑途啓矣。金鑄之畫，彝器圖錄載之，鳥人壺、獵壺、戰鑑、有可徵焉。羣舉其例，不再繁引。豪素之畫，著于世者，晉有顧陸，唐有王李曹吳，宋有黃徐米家父子，元有倪黃四家及趙吳興。明清兩代，有文沈仇董，四王，吳惲，作者朋興，不煩歷舉。意人郎世寧洞解畫理，合中歐之法而一之，開寫生新意，自足雄視藝府。噫，古今擅此者，可萬億計，有遺墨傳者，不能千百人，至足哀已。抑亦愛護未至乎。石刻之畫，向無專書詳說，即時匯集，尙易搜羅。夙懷此願，頗欲自勉。第鄉曲孤陋，人力財力，兩有未充。祇可期諸來日。更私念身世，年已及耄，究將取償何時，幸不自餒，臧之中心，未始或忘。然終望寶古君子，先我成之。老友生克昭知余志此也，走來以滕縣出石畫事告。中華民國十八年，黃馥堂在縣之北門外田間，得三石。十九年，宏道院築室，掘地得九石，並時北門外路旁，東北崖頭，西南鄉三地，各得二石，最括十八石。未幾以墨拓贈。雅意厚貺，有足重者。爰就各拓畫境，分記左方，以報老友，且勵余之力輯專書，此篇乃其息壤耳。

黃氏三石

一石高漢建初尺一尺五寸九分，廣三尺四寸五分。以下各石尺寸仿此。石橫斷爲二，上下有線闌，左右雙龍，鱗甲畢具，尾相交如環。石側高七寸，廣三尺四寸五分。一人執如囊之物，右三人持弓箭向左射，中間二物形圓，下承以座，難名。

最右一柱上下有華蓋二層，其他二石，殘泐甚，不能辨認，故不記。

宏道院九石

一石高八尺四寸，廣一尺九寸二分，四周雙線闌，三龍糾繞，石側高五尺，廣五寸五分。四周單線闌，六鳥。

二石高三尺，廣三尺二寸九分，四周雙線闌。畫分三層：上層二巨獸對舞，左花叢，有布葉交枝之致。中層左二人，並席稽首。其右一人，鞠脰。再右，二人挨立。各捧物如卷軸，殆束帛歟。極右二人跪，皆左向，近泐。下層，三車各駕馬建蓋，左向，皆一人乘之，一人執轡，最左之車，泐其半。

三石高一尺一寸一分，廣三尺一寸一分，上段殘損，下方三線闌。有畫三層，上層右方存三人，中層右坐四人，左坐三人，中隔如屏之具甚光潔，意是備以題字，第未鐫刻耳。下層右，二車二馬，車有蓋，左向。皆一人乘之，一人執轡，二車之前，一人執蓋，右向立。左一人俛首，右向立。再右一人，畫殘莫辨。

四石高三尺八寸五分，廣七尺二寸三分，左下凸出角，高五寸，廣三尺七寸。四周雙線闌。畫分四層：一層，八獸鬪舞，巨口脩尾，怪莫能名。二層，右一騎，後從一人，皆左向，騎士之前，二車二馬相對，坐立之人作勢。右立者彎弓，左立者杖劍，若欲戰鬪。惟無士卒旗鼓，刺擊追逐諸事物。有戰鑑寫來之熾烈。左車之後一獸，更左一物若竈，夾竈立二人，若由架取物，一人跪而持長箸，近竈，若撥火然。再左二人對舂，極左一人，手持長方形之物，一人頭戴物，似筐筥。三層，正中三車三

馬，均左向，車皆設蓋。前二車，坐者御者皆見，後一車設帷，祇見御者。前車之前一騎士，後車之後二騎士，殆侍從衛士歟。極左鵠立二人，似迎候者。四層，六人，高冠深衣，中二人執炬左向，左二人對立，右二人亦對立，石之左側高三尺七寸，廣六寸，一鳳三龍。

五石高四尺零五分，廣三尺四寸二分。右方及下方有三綫闌。畫分四層：一層，左一龍，中二獸，右花叢。二層，右陳一器，有蓋有提，似卣，或匱。左七人，右向，顏行立。前三人，右手執物類杖，或簫，詩邶風簡兮，‘左手執簫，’左手執物，排羽紛披，下垂似翹。詩‘君子陽陽，左執翹，’殆樂舞之畫。竊維漢去周未久，所圖樂器多近古，勝于三禮圖所載，孔廟所陳，第磨泐失真，不能確定爲憾事。後四人或執物類杖，或執二短棒類鼓錘，不能名也。此杖而走六人，極似瞽者，其樂師乎？三層，右一騎士，左向，左三人，跪而奉物右向。左一人立于鼓旁，狀似擊鼓，鼓之上，罩華冠，下附伏虎，若近世孔廟所陳之鼓亭。四層，右二人相向立，左一人背立，狀似弄獸，左一獸翹立。

六石高三尺三寸八分，廣九尺三寸五分，上及左右皆有三綫闌。此畫最詭妙，正中一室，內坐一人，左右侍坐各一人，下方左右各一柱，上節下礎，架樑，左右柱向外，旁出屋檐，檐上各立一獸，人騎之，兩手拈花。樑下畫分三層，一層八人，右四左三，中一人，作舞狀。近舞者之左右各一人相對而立，各抱一物似琴，右三人亦坐，手執物似翟。詩邶風簡兮：‘右手秉翟。’左二人，亦坐，狀若傾聽。二層，中立物，如屏，上刻陰款，字泐難釋。疑興昌，不敢定。屏之左右對坐各二人。三層，中一人憑几背劍坐，左右侍坐各一人，手皆執物難識。界二三層，畫之左有

斜梯，其上一人手托圓盒，二人扛甕，一人自後扶持之，中室之右樑上，與柱直立者，有物似瓶，繚以花飾。瓶物之上方，左有飛鳥，下立二人，右有二獸疊立，下方左右各一人，坐于樑。再右，獸一，人二，一立右向，一人首蛇身左右手擎圓器，與帝王世紀所載伏羲女媧諸古皇身首類。又與武氏祠畫同受神話之迷誤。然神話之在中古，自有其用意，在末宜與初民之禮鬯拜蛇，等量齊觀。極右有室一楹，上三人，微泐，檐上之左右，各立一人，室內四人，中二人對坐，左右侍立，各一人。室外檐下，二人對立，右柱旁檐下有四人，像僅及胸，檐外三人，二人相背立，一人像亦及胸，右一人，坐織機之前，手持梭，二人立于織者之後，柱右下層之畫，三人左向立，作鞠躬狀，再右一人左向，立于桔槔下，藉轆轤之旋轉汲水，見其時之利用機械。最右二人，左向立，手皆執物若圭。中室之左樑上，與柱直立者，亦有似瓶之物。上方右一人，舞而立于獸身，左一獸一鳥，作攀援狀。下方左右各一人，亦坐于樑，其頂一人，舉兩臂，殆尋橦之戲。漢書西域傳贊云，‘漢宮有都盧尋橦之戲，亦曰尋橦。’輯本鄴中記云，‘設馬車，立木橦車上，長二丈，橦頭安橫木，兩伎兒，各坐木一頭，或鳥飛倒掛。’此則祇立木，下無車。孝堂山壁畫尋橦之戲，亦立木無車。左柱旁檐下，几一，几上置缶與杯，杯在缶左，勺納缶中。三人圍坐，類聚飲，境甚閒逸。極左立一人，怒目持斧，若養獸者。獸五：牛一，牛則茁壯，獸則猙獰，伸爪待攫，張口擬噬，怒或聳身闕蹏，馴乃垂耳帖服。右立一人，人首蛇身，盤尾蜿蜒，長至一周餘半。柱左下層之畫，車一，左向，二人乘之，面對，若偶語。二人挽之，前立三人，後立一人，皆左向。

七石高三尺四寸二分，廣六尺一寸九分。上及左右，有三綫闌，正中畫分三層，左右畫分四層，正中上層，一人敷席橫几坐，左右侍坐各一人，人首蛇身，尾相糾結至末分爲兩歧，手執物似鳥。右一層四人，左向坐，皆執圭。左一層六人，右向坐，皆執圭。右二層二人對坐，中立若屏之物，亦是供題字者。左二層四人，左向一人作跪拜狀，中隔几，上陳品物。右向三人，皆坐。正中之中層，及左右之三層，中間植立一樹，或花，左右有麟鳳龜龍四靈，及獸羣之像相雜錯。左右中下層畫，有人十四，動作狀態不一。老叟杖扶，童子人舁，調鳥在室，服役推車，糶糊可擬者，是粉穀旋磨，奇古難定者，意紡綫運錘，窮畫工之巧，寫人事之繁，惟磨滅已甚，不能一一狀，因彙誌之。

八石高三尺二寸八分，廣七尺四寸一分，左下凸出之角高一尺二寸四分，廣一尺二寸八分。上及左右皆三綫闌，正中畫分二層，左右畫分三層，正中之上層，中一巨人，席坐，背似負劍，膝上橫物如卷軸，殆是琴。左右侍各一人，皆人首蛇身，手執物，莫能名。右一層六人，左向坐，手各執物，左一層七人，右向坐，亦各執物，疑皆樂器。右二層，一猛獸，一人左向，彎弓射之，弓與箭皆碩大，兩手控弦括，或是附弩機之弓，前後有鳥各一。左二層一獸人立，一人左向，彎弓激箭射鹿。鹿後立一獸，是畋獵之畫。正中下層，中樹一木，上端坐一人，兩手齊舉。橫木一，上二人，右端人擲球上騰，左端人舞袖飄空。木兩端各繫二繩，右七人，援繩倒掛舞弄，一人戲之。二人齊肩戲之，四人攜手攀足，連綴戲之。御氣凌空，爲勢驚險。左三人，亦援繩倒掛舞弄，一人戲之，二人魚貫戲之，尤伎捷，顯大好身手。傅玄正都賦所謂（見藝類聚十八引）‘蚪縈龍蜒，委隨紆曲，忽跟跲而倒絕，

若將墜而復續。’ 諸語，足以形容其技，是尋橦之戲。右三層，一亭，內坐高冠二人，外坐一人右向，雜以花鳥，小獸。左三層，一樹巨幹植空，枝葉交聳，見垂蔭參天之盛。上有棲鳥一，樹下右方，一方几，設鼎，有會。一人近几，若就食。左方五人，三人執花或禾左向，二人右向，一人執鞭，一人扶犂，服牛在前曳引。上三獸，作鬪狀，石左側，高二尺，廣六寸，高冠深衣者三人，下一人像殘。

九石高一尺六寸一分，廣八尺二寸六分，四周陰款雙綫闌，中間雙魚左右有銀錠式花紋。

北門外路旁二石

一石高一尺七寸二分，廣一尺四寸八分，上方三綫闌。四人對坐，冠如兜鍪，上有飛鳥，左一樹。他一石已殘，不記。

東北厓頭二石

一石高二尺八寸六分，廣五尺五寸，四周四綫闌，中間雙魚，右陰款斜方勝，左陽識斜方勝，中各有小環形。他一石殘泐不記。

西南鄉二石

一石高三尺一寸一分，廣三尺四寸九分，四周雙綫闌。畫分二層，上層人六，傍樹對坐二人，長者席地，幼者高座。短衣

二人，一持械若兵，一短械，均與獸鬪。乘龍者一人，騎而袖舞者一人。獸八，立者，駭奔者，曳尾者，弄牙爪者，回首顧視者，形狀生動，靡有同焉。間以花枝，雜以飛禽。騎舞之人，與少室闕畫同。或魚龍曼延戲之類。鹽鐵論散不足篇云：‘繡衣戲弄，蒲人雜婦，百獸馬戲。’說亦可證。下層，一車一馬，車張蓋，一人乘之，一人執轡。前後騎士各一，皆左向，前騎士執仗，飄二短游，疑戈類。詩衛風伯兮‘伯也執殳，爲王前趨。’其旁證。前騎之左一人，拱立似迎候者，畫之左右，亦雜花枝。

二石高三尺一寸，廣三尺一寸一分，四周三綫闌。畫分四層，一人冠裳中坐，手執一物，若今之旗幟。左坐四人，右三人執旗，左一人則否。右坐四人，左一人執旗，右三人則否。二層，五獸互鬪。三層，左五人，右五人，相向坐。右左之第三人，少泐損。四層一車一馬，車有蓋，一人乘之，一人執轡，車之前後，有騎士各一，皆左向馳。

滕縣漢石畫，爲人物畫十，品物畫四。畫就殘損者四。各畫削地低下，無簾紋，像皆墳起，人物禽獸，車馬服飾，施以鈎勒，極盡畫家能事。西南鄉二石畫，頗秀逸，與他石微異。按漢之石畫，多屬士大夫墓，祠堂之壁，沿上古朽牆之遺法，爲聖賢故事，爲葬者宦蹟，有嚮往古人，垂著先德之義。閒畫神奇祥瑞，以誌靈異，知神僊譏緯之說，深中其時之人心，自不覺盡情流露。嘉祥武梁石室，多聖哲公卿，僊靈符應之畫。魯峻石室畫像題字云，爲九江太守時，祀南郊從大駕出時。肥城郭巨石室有儀侍，從吏覆車獻俘諸畫，紀葬者歷官事蹟，胥可取證。陽三老食堂畫像題字，有‘志在共養，子道未□，感切傷心’諸語，藹然孝子之言，讀之與人風木之感，有補世教者匪淺。公路食

堂畫像題字，有路公治嚴氏春秋之記。漢書儒林傳云：‘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。’又‘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。與顏安樂俱事哇孟。孟曰：“春秋之意，在二子矣”。’所記與班說合。堪以考史。世之嗜漢石畫者，重在題字。然其冠服儀衛，有關於禮，鼓琴舞蹈，有關於樂，宮室亭堂，可考建築，鬪獸尋橦，可考戲劇。至其文物習俗，服勞嬉娛，于此可窺崖略，亦三輔黃圖歷代名畫記之駢枝也。况畫法之樸拙，意境之高古，筆致之雄肆，歐陽公‘怪奇偉麗，工妙可喜’之語，足爲石畫寫照。所以切冀成書，導後學先路，俾講六法者，知千四百年前，有此墨妙，陳章侯用之以名家，視囿于時賢粉本，守一先生法者，操術之高下，爲何如耶？此十八石，零畧田野，重顯人間，既無題字，難得主名，玩其畫是非一室之壁。石之上下，偶見凸出之角，要爲築室砌壁之用，了無可疑。滕縣爲春秋時滕薛小邾故封，有周世尊彝殘陶出土，附著于篇，以謠讀者。

滕縣西南鄉漢石畫之一



遼中京城內遺存之二石像考

鳥居龍藏

序言

遼，建國二百餘年，其最隆盛之黃金時代爲第六帝聖宗時。該帝於乾亨四年(982)，九月壬子，在父景宗崩後立即即位於柩前。時年僅十二。其後景宗皇后即位太后，奉遺詔攝政，扶佐幼帝管理軍政事宜。

宋太祖滅後周後，即位於建隆元年(960)遼第四代穆宗皇帝應曆十年)。至太宗時乃漸調兵擴張其勢力於北方。於是乃與遼發生衝突並交鋒屢次。至宋真宗(998—1022)時二國爭執遽著。景宗太后乃以攝政身份，親率遼軍，御戎車，麾三軍，征戰宋兵。經澶州等役，二國乃互訂著名之‘遼宋澶州之盟’，結兄弟之約，規定宋朝每年贈遼絹二十萬匹，銀十萬兩。由是，遼遂解脫歷來戰禍，經濟日趨繁榮，不久即達其黃金時代。

澶州之盟，訂於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)，相當於遼聖宗之統和二十二年。中京¹者，乃三年後，即統和二十五年(1007)始築。

1. 遼之中京在喀喇沁中旗，即今日熱河省寧城縣內。城築於老哈河畔之一大冲積地。由喀喇沁中旗王府至該城需向東六十華里，而由平泉縣至王府則需向北二百四十華里。此中京城爲遼五京中規模最大者。其城壁之一端毗連老哈河，盤踞要害。關於中京城之地勢環境，請看余著考古學上より見たる遼の文化圖譜，第四冊，第三〇五圖版，三〇六圖版，三〇七圖版。